

尊严三部 天卷

神 母

海波 著

万卷出版公司

尊严三部 天卷

神 母

海波
著

万卷出版公司

© 海波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神舟 / 海波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7. 3

ISBN 978-7-80601-950-4

I. 神… II. 海… III. 载人航天飞行—中国—普及读物
IV. V5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22700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辽宁美术印刷厂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5mm × 248mm

字 数: 750千字

印 张: 38.5

出版时间: 2007年8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 薇

装帧设计: 三重幻象设计

责任校对: 李守勤

版式设计: 刘萍萍

监 印: 陶 冶

ISBN 978-7-80601-950-4

定 价: 38.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张开嘴，对自己发言

——《尊严三部》自序

人一来到这个世界就会张嘴，就会大哭，哭得越响，接生的人越高兴，这证明新来的人不但是活的，而且生命力旺盛，甚至可以预知这家伙的未来肯定厉害。不张嘴，不哭，则很惨，这新来之人只是肉体来到了这个世界，灵魂没有来，生命没有来，这家伙来到人间只是直奔坟墓的。还有一种情况更惨，那就是嘴张了但不哭，只有吃的功能而无出声的功能，这位新来者的生命来了，灵魂却没来，而无灵魂的生命除了大量消耗这个世界，剩下的便是通过长跑的形式奔向坟墓。

我们当然都是哭着喊着来到这个世界的。

但是人干吗要号啕痛哭地来到这个世界，而不是开怀大笑地来呢？为什么哭是与生俱来的，笑却是大人们逗引出来的呢？难道这个世界令新来的人如此不快？难道人天生就是悲观主义者？人类史证明：除了这种猜测，大概不可能有更好的解释。因为不快，所以绵延不绝的新人要不断地修理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甚至砸烂这个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人的悲观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一生下来就知道他最终要死，生的起点就是死的起点，来就是去，活就是亡，张嘴大哭是哭兴也是哭灭。因此，人的第一场哭是最为单纯的也是最为深刻的，是最为痛彻的也是最富哲理的，这一哭之后，来日哭与不哭，哭多哭少，为何而哭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新来者在大哭之后，无一例外的都是恬静之极地酣睡——他已将这一生最惨不过的事情大声宣布并且宣泄完毕。新来小儿的哭相是很有趣的：赤裸裸，血淋淋，张大嘴，放大声，蹙额头，攥拳头，四肢张扬，不避私密，一派披肝沥胆，坦诚相见的大家风范。尚未听说，有新来人物是缩脖蜷身，双手掩面，嚤嚤啜泣作小儿女柔肠寸断状的。可见，人最初的悲观并未含有沮丧、抑郁、厌世与怯懦的元素。相反，人最初的大哭如同斥问、谴责、抗议、声讨，如

同大批判、大辩论、大鸣大放。通俗些说，这哭很有点像是“骂”，这最初的哭很有点像是“开骂”。由此看来，新人来时悲观的哭与不悲观的哭法，正是他向这个世界所出示的最为完备的出生证明：他的肉体来了，他的生命来了，他的灵魂也来了。

我们是否记得自己曾有这样一份证明？是否记得这份证明是与生命一同开出的？是否记得这份证明在没有实例指出是哪个神灵赠与的之前，它其实就是生命本身签发的，如同生命长出鼻子，长出眼睛，长出耳朵，长出嘴。一句话，我们是否记得自己给自己开过一份证明，这证明宣示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有一份天责：张开大嘴，哭！骂！斥问！大批判！以悲的情怀，不悲的意志，直抒胸臆，尽吐肝胆地哭之号之！

人长大了，发出声音的方式日渐丰富，需要发出声音的地方日渐复杂，嘴使人的思想能够耕耘生活，嘴也使人的思想成为生活的回音壁，这是一件令人多么畅快、愉悦、随性、自由、富有成就感的大幸之事。人的手固然是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人的嘴未尝不是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的关键。我们会说话，这是多么的了不起！我们能说话，这是多么的快乐幸福！遗憾的是，“会说话”与“能说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改变了味道，“会说”成了说的技巧和不说技巧，“能说”的可贵则因为常常地不能说。人类史上反反复复出现百万人、千万人、亿万人只长一张嘴，只出一个声音的时代，这是超过任何大饥荒、大瘟疫、大洪水、大屠杀的悲惨岁月，因为不让人自由说话与不让人随便喘气，仅仅只差了嘴与鼻子的距离。更为悲惨的是，这种日子过久了，当那只捂着人嘴的手已经松动，甚至消失的时候，人能说却不会说，不想说，不愿说，懒得说，没兴趣说……总之，让说也不说了。于是，人类社会便出现了太多太多该说却无人说的事件、悲剧、灾难甚至毁灭。随之，渐渐地、快速地，人不再是人了，人又退化成了其他的动物，只懂得“该出手时就出手”，“该亮牙时就亮牙”，甚至还不如其他动物，吃人都都毋须咆哮以示光明正大，被吃的人都不会叫唤以表心有不甘。人已彻底忘却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攥拳号吼的气概与抱负。

人类中有一个子类的退化最不可原谅，这些人本来就是以嘴存世，以声音存世的，他们也不说话，也装聋作哑，这就太那个什么了！不说话还要吃饭，还要吃得好，这就太太那个什么了！世界已经变化，衣服已经不是一种颜色，帽子已经不是一种款式，歌已经不是几支歌，戏已经不是几台戏。现在似乎是要有什么，不要什么也什么都有。但，还是缺了点什么——“哭声”。由成年人发出的新生儿第一次张嘴的那种哭声，由以声音存世的人发出的“赤裸裸，血淋淋，张大嘴，放大声，蹙额头，攥拳头，四肢张扬，不避私密，披肝沥胆，坦诚相见”的哭声。哭当哭之哭，哭必哭之哭，哭不哭之哭！太史公大恸而再修《史记》，屈大夫大恸而长歌《离骚》，鲁先生大恸而狂人横眉，冷对阿Q，多少大恸特恸

的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过我们活着的人为何当恸不恸，不恸反安！

张开嘴，说话。对这个世界发言，对这个时代发言，对今日发言，对明日发言，对日月星辰发言，对山川草木发言，对善恶忠奸发言，对喜怒哀乐发言，对任何一位沧桑老姬发言，对无论哪个纤弱小儿发言。总而言之，终而言之，张开嘴，对生活发言，对生命发言。坦坦荡荡，赤赤诚诚，担当起呱呱坠地时自己赋予自己的一份天命大任，一字字，一句句，诉尽此生的生活本义，一节节，一段段，吐尽自己的生命之丝。尔生于当世，长于当世，死于当世，对世说如对人说，对人说如对己说，张开嘴吧，对自己发言！当日不说，更待何日？此时不说，更待何时？今生不说，岂有来生？！

2006年12月31日

引 子

公元 14 世纪，中国。

高耸的大山，一个名叫万户的书生和他的家人来到崖顶。万户指挥家人在一把太师椅周围捆上一匝又一匝的炸药，然后自己坐上去，并命人将自己缚好。

万户伸出两只手，家人马上把硕大的一龙一凤两只风筝系于他的手腕。

山风鼓荡得风筝呼呼作响。

万户高扬双臂，豪迈地喝道：“点火！”

家人齐跪，举香向天穹拜了三拜，然后将香头靠近火捻……

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一团火云冲天而去……

破碎的风筝飘飞在烟霭之中……

1

这是一个关于上天的故事，它很大，所以很难开头。思来想去，我决定开两次头，第一次开在 600 年前，第二次开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的某个日子。第一次我本人未能赶上。第二次我也未能亲眼见到。但第二次的那个某日，在相隔 731 天之后，详尽、准确地进入了我的那摞加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3 家保密室钢印的记录手册，其真实性与可靠性毋庸置疑。至于第一次开头为何选在 600 年前，因为我觉得非如此而不够来劲。实话说，我恨不得开在 2300 年前屈原作《离骚》，驾彩车而游九天；恨不得开在 5000 年前仰韶那个地方，某人于一只红陶泥碗上画了颗类似宇航员的头像；恨不得开在不知多少年前天顶漏了，我们的妈妈女娲采石烧炼，飞身修补。至于第二次开头为什么选在 20 世纪最后 10 年的某一月某一天，很简单，因为在那一天的地上和那一天的天上，都发生了某些很特别的事。

冬夜，一辆地方牌照、十分气派的救护车灯闪笛鸣，高速奔驰。救护车的布帘被掀起一角，一双眼睛向外悄悄观察着。车内没有病号，微光中，分两侧对坐着 6 个头戴钢盔、手持微型冲锋枪、全副武装的士兵！

副驾驶的位置上，坐着个并无军人标志，仅仅穿着白色大褂的“女医生”。她不时低头看看手表，然后望一眼夜空。

夜空星光熠熠，那里有一颗很亮的人造卫星在飞掠着……

故事所以选在这一天，还有一个缘故，因为这一天从黄昏开始直到晚上，有一个人物冲着一片“虚拟”的夜空也在讲故事。这个人，名叫仲令凤。

“朋友，你说，在这浩瀚的宇宙当中，到底有没有外星人？让我来告诉你：肯定有。天文学家曾经对银河系进行过概算，美国有个叫阿西莫夫的人认为，存在智慧生物的星球至少有 50 万个，另一个叫卡尔·萨根的认为至少有 100 万个，一个叫基彭哈恩的德国人比较谨慎，认为有 250 个。但是只有一个中国人说得最为具体，他说，离我们最近的那个有人的地方名叫做南天门。可惜南天门被一只

猴子打烂了。他说这话时，3.5岁。”

暗影中，隐约可见仲令风穿着运动绒衣，却戴着航天头盔和航天手套，有些不伦不类的样子。他继续讲着：“地球人为了表达天上肯定有人的信念，先是在天上画出了许多人，你看，这几颗星组成的猎户……这几颗星组成的仙女……”

“天”上出现猎户座和仙女座线条。

仲令风越说越来劲：“这是牧夫……这是仙王……后来地球人又画出了他们的朋友，大熊，小熊，天鹅，天鹰，大犬，鲸鱼……”仲令风那戴着航天手套的手，不甚灵活地在操纵台上扳动着各种开关。

——原来，这里是一座天象馆。馆内空空，除了仲令风，便是他身边蹲立着的一条也戴着航天头盔的狗。那狗仰望“星空”，神情专注。

“天”已被画得重重叠叠。

仲令风呵呵地笑着：“朋友，你看，地球人一旦把上厕所也要画上几笔的毛病带到天上，天也会不够用的。”

天，洋洋洒洒地开始落雪。

救护车驶近一座库区，一束雪亮的探照灯光射来，铁门自动开启。救护车直奔一处库房，在库前空地旋了一个圈，将车尾倒向库门。库门一侧停有一辆黑色“500”型豪华摩托和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车内，三男一女望着窗外。救护车司机小跑至车尾，打开两扇尾门，士兵们迅捷跳下，在车尾与库门之间面朝外成两排跨立，警戒。

伴随着金属声库门向上卷起，五六个身穿工作服、戴着大檐帽的男女军人渐渐现出全身。库内深处的设备和来来往往的人员影影绰绰，气氛繁忙。

两名军人推着一辆盖有红色绸布的平车走出……经过持枪士兵，平车被推至救护车车尾，红绸被“哗”地掀去：车上是一大两小3只精致的不锈钢箱子。军人将箱子提起，推上救护车。

“女医生”注视着装车过程，一名女军人走到她面前，递过一本蓝壳登记簿，签字完毕，二人互致军礼。“女医生”与那五六个军人对视了一下，未发一言，重入驾驶室。士兵收队，跳上车去。

与此同时，“夏利”车走下那个浑身黑色皮装的姑娘，边扣头盔边跨骑“500”，长靴一沉，引擎轰然作响。出租车内后座的两个男人打开冲锋枪保险，推弹上膛，横放在腿上。“夏利”司机举起话筒，道：“调度，客人21点36分上路。”

摩托滑至最前，救护车居中，“夏利”殿后，3辆车同时提速，驶出库区铁门，拐上公路。3只铁箱在两排士兵的小腿中间泛着幽幽的青光。

林荫道，高速路，市区长街——大都市的灯火五彩斑斓。

摩托在一所大学的门前广场上旋了一圈，掉头停下。救护车临进门时司机轻按了一下喇叭，示意感谢。“夏利”也没进门，旋了一圈跟着摩托离去。“夏利”

司机对着话筒说道：“调度，22点01分送客到家。”出租车内的男人甲退弹，关保险，男人乙侧脸看着大门。门上牌匾显示“中国北方畜牧学院”几个大字。乙道：“一所教放羊的学校，能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要我们出二级警卫。”甲看了乙一眼：“不该捉摸的少捉摸！”

摩托与“夏利”加速驶离——便衣警察的护送任务至此完成。

规整的校园内，有一处被铁丝网很不和谐地隔离着。营门前，站有两名哨兵。

8101所除了一个僻静的小院，几座外表朴拙、连窗户都没有的神秘建筑，就是一幢简陋、洁净的两层办公小楼。赵含等十余名穿着白大褂、没戴军帽、佩有特殊臂标的男女军人（大部分为中老年），推开楼门，小跑上楼，快步走过楼道……

一楼有间阶梯教室，教室内的投影屏幕上放映着动画镜头，外聘教授关之恒正在上课：“……地球在大气层内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已经度过了它的青春时期，其稳定性势将逐步下降，呈现出环境、粮食、能源和资源等一系列的危机是必然的……”教室里坐满了施希等青年军人。

赵含等人来到“所长办公室”，门大开着，里面没人。办公室很大，靠内的四分之一摆了一张办公桌，靠外的四分之三摆了一圈木质沙发椅，设施整洁，但很陈旧。赵含等疑惑地互望了一眼。

人群的后面传来一个声音：“进吧，进吧。”赵等转过身，让开一条道，所长祝庆九提着一只笼子走过来。祝边向办公桌走，边说：“转运车马上就到，这个预备会不要坐着开了，一人一句，从赵含主任开始。”

赵含清了清嗓子，说：“一至五号试验室已全部加电检查，各系统正常。”

接着，军人们相继报告：“高压氧舱良好。”“低压舱良好。”“转椅正常。”“冲击塔G值仪失准负0.06，调试后基本正常。”“天象仪正常。”“离心机3次开车，工作正常。”“医监医保人员全部就位。”“供配电状态良好。”

祝庆九将笼子放在办公桌一角，那里面是两只小白鼠。他从抽屉里取出半包饼干，掰了一块，捻碎，撒在食盒里……干完这些，各人的汇报也完了。

祝庆九端起茶杯，小心翼翼地又朝水盒里倒了一些剩茶，同时头不抬地说道：“什么叫基本正常？冲击塔调试后仍然有千分之四的误差，设备老旧，一下两下是调不好的。试验时，把这个误差考虑进去。”某人答道：“是。”

祝放下杯子，拍了拍手，冲众人道：“各部门工作时把门窗关紧，别让噪声搅了‘畜院’学生的好觉。离心机动静太大，试验程序后延半个小时。”另某也应了声“是”。

祝庆九边朝门外走，边道：“杨参谋，通知锻炼排集合。”

一间摆着十几架上下铺的大房子内，锻炼员们和衣躺在床上小憩。蜂鸣声突起，门楣上的三色灯随着信号声由紫转红，闪烁闪烁。锻炼员们闻声跃起，迅速在大房中间成3列集合。他们齐刷刷的20岁上下，全是平头，各个精干，一身

蓝色鸡心领T恤，蓝色运动长裤，白护腕，白袜子，蓝拖鞋，佩戴着那种与赵含等人同样的8101所的特殊臂标。

装束相同，只是腕上为红色护腕的值星班长岳武侯整队：“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

红灯转成黄灯，房内亮了一些，双扇页的房门被推开，仲令风和杨参谋大步而入。仲令风除了红色T恤、黑色护腕和黑色旅游鞋外，一样的小平头，蓝长裤。岳武侯小跑至仲令风面前：“报告排长，全排集合完毕，实到36人，无人请假！”仲令风回礼：“稍息！”锻炼员们跨立。

阶梯教室，关之恒教授的课继续着：“……解决地球危机的根本办法是：开拓人类的生存空间，向地球以外寻找出路。举一个例子，近年来很多对付癌症、白血病等疑难疾病的内源性药物陆续被发现，但这些药物尚无法在地球引力环境下进行研制和工业化生产，因此利用太空的微重力条件去制药，就将成为一个极有价值的领域……”

那辆救护车驶近营门。办公楼前，冲营门站着祝庆九和赵含，显然他们在接车。

赵含若有所思地问：“这种时候了，还给年轻人办业余讲座？”

“什么时候？”祝庆九反问。

赵含苦笑了一下，又问：“今晚的预备会怎么没有政治部的人参加？”

“请假了嘛。”

“加班加点搞整编？”

祝庆九看看赵：“听谁说的？”

赵含：“这种事哪有不透风的。听说动作还不小？”

祝庆九不语。

赵含沉重地：“咱们所几上几下……这回不知是上是下。”

营门前，哨兵抬起横杆，救护车驶入。祝庆九看着营门，口里咕哝：“非常时期，我们这个绝密的航天预研单位，千万别在警卫上出什么漏子。”救护车驶至祝庆九面前，“女医生”跳下车。

8101所的男女军人们，开始启动各种设备……

校内小树林，两个人躲躲闪闪。树后，一个身穿灰色带风帽尼龙衫的高个男人冲侧后低声叫着：“珍妮，珍妮，这边，快点儿。”另一棵树后，一个穿着花格带风帽尼龙衫的女人正用树棍刮着鞋底上厚厚的泥巴。男人：“珍妮，珍……”雪花中，一辆汽车驶来，大灯扫亮一片，男人慌忙藏身。汽车过去，男人又叫：“珍妮……”女人跑了过来。二人一同奔到一排小柏树前蹲下，探头探脑，四下张望。女人问：“汤姆，是这个方向吗？”男人有些犹豫：“白天侦察过，差不离儿。”

航天服试验舱实验室，仲令风等6名锻炼员成一列背手跨立，他们面前是一溜长条不锈钢平台。“女医生”等人提着那3只铁箱进门，将箱子放于平台，调

整密码。祝庆九、赵含注视着“女医生”等人的动作。随着“啪啪”的开锁声，箱盖打开——大箱里是一套崭新的舱内航天服，小箱内分别是头盔和手套。

祝庆九转向锻炼员：“舱内航天服是航天员必备的个体防护装备，它的主体包括限制层、气密层、通风层、内衣和小便收集装置。它的使用分值班状态、准备状态和工作状态。当飞船座舱出现意外失压，气密性遭到破坏时，启用航天服救生系统，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提供适于航天员生存的微小气候环境，保障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实施应急返回着陆。你们在学习航天发展史时应该了解到，前苏联的‘联盟’11号飞船在返回时，由于振动，平衡阀门打开，舱内空气全部泄出，又因为当时的舱体设计较小，3名航天员未穿着航天服，60秒内航天员全部牺牲。所以说，航天服是每一个航天者名副其实的‘护身服’、‘保命服’！这是我们8101所研制的新一代航天服，与以往一样，它需要进行各种鉴定评价。仲排长，你布置吧。”

仲令风侧位下达口令：“课目！”锻炼员们立正。仲令风：“航天服评价试验。内容：一、航天服人体工效学试验；二、航天服头盔面窗去雾性能评价试验；三……”

汤姆和珍妮溜进一间黑屋，两个人摸索着……珍妮摸到一处木栏，正往前探，一张什么东西的长嘴伸过来，在她的手背上嗅了嗅，珍妮尖叫一声。汤姆的钢笔手电按亮，照过去——是一头足有1000多斤的大白猪！汤姆丝毫不觉惊异，说道：“哦，种猪，澳大利亚的约克，瘦肉型。”

二人继续向前摸……又有什么东西探头，咬掉了珍妮的风帽，珍妮又是一声尖叫，手电照过去——一头巨大无比的花斑奶牛。汤姆笑笑：“种牛，有名的英国撒克逊。乖乖，就跟我姨妈似的！”

几名男女军人同时为仲令风穿戴航天服，动作繁琐，严谨，屋内只有布的窸窣声、金属的拉锁声和卡环声。仲令风满脸神圣。锻炼员们跨立着，他们开始目不斜视地小声嘀咕：

“每次都是他先穿，简直快成中国航天服第一模特了。”

“排长不会一个人把任务包了吧？”

排头的岳武侯冷冷地说：“计划表上是我进高空舱。”

某甲：“要48小时呢，班长，你探家刚回来，身体行吗？”

岳武侯不语。

某乙：“班长，我和你换换，副舱这次是6个小时。”

岳武侯仍不语。

“班长……”

“闭嘴！”岳武侯低吼。岳的脸色一直不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头盔内仲令风的脸则很兴奋。

冲击试验塔，仲令风的那只狗被固定在平台上的飞船座椅里，随着科研人员的指令，冲击平台升至塔顶，又轰然冲下，那狗眨巴眨巴眼睛，无事一般。

8101所松林茂盛，幽暗静谧。营门的哨兵有些疲惫，其中一人打了个哈欠，搓搓脸，原地跑了几步。

超重试验准备间内，几个军人在一名锻炼员的胸部贴好最后一块电极片，另一军人推开侧门，偌大的离心机房呈现在面前。科研人员加电，离心机发出嗡嗡的电流声，试验舱舱门打开，待试锻炼员踏进舱室。

昏暗中，汤姆和珍妮转向了，珍妮愈发紧张：“汤姆，算了吧，刚到中国就干这种事，我很恐怖。”汤姆道：“怕什么，大不了被逮着吃不了兜着走。”两个外国人的汉语基本标准，男的还一口京油子味儿。他们摸到8101所的铁丝网边，两个人有些奇怪，珍妮问：“大学里怎么会有铁丝网？”突然，离心机启动的声响传来，珍妮惊恐地回头看汤姆：“什么声音？”汤姆听辨片刻，说：“畜牧学院，总不会是屠宰场的声音。走，瞧瞧去。”他们顺着铁丝网继续朝前探寻。

营门值班室响起电话，一哨兵进去接：“喂……你还没睡……别逗了，谁信呀，我可提醒你，咱们警卫连快撤编调走了，你少跟那个女大学生黏黏糊糊的……好，好，你急眼干什么。”哨兵放下电话，打开电灯，在值班室里乱翻起来。另一哨兵问：“找什么呢？”“进来，王水亮说他那个女老乡给了他一本讲义，落在这儿了。”另一哨兵也走进值班室：“什么讲义？”“关于养猪的。”另一哨兵也参加翻找：“我倒要看看，是养猪，还是情书。”两支大枪都靠门放着。

“汤姆，这儿有个门。”走近营门，珍妮站住。汤姆：“进去。”珍妮：“恐怖……”尽管珍妮不断嘟囔着“恐怖”，但人已悄然走进了8101所营门。此时，那两名哨兵正蹲在墙角翻着一堆报纸、杂志。这4个人，谁也没有看见谁。

离心机在飞速旋转……弹射椅“砰”地将一名锻炼员射到顶端……另一锻炼员在转椅上三度向剧烈摇摆……被金属环箍着脑袋的一只猴子在电测，它安详地吃着牙膏食品……岳武侯身着新式航天服，走进航天服试验舱的高空舱，科研人员关上舱门……

汤姆和珍妮东张西望，两个科研人员从附近经过，汤姆拉着珍妮慌忙闪进旁边的一幢小屋。不一会儿，屋内传出一阵狗叫猴鸣。

珍妮紧紧搂着汤姆，汤姆的手电摔在地上。屋里有许多铁笼，笼里关着各种各样的狗和猴子。汤姆捡起手电照了照四周，颤颤巍巍地嘀咕：“种狗……还有种猴……我们还是出去吧。”珍妮极生气地说道：“汤姆，把手电给我！”珍妮拿着已摔坏的钢笔手电照着，摸着，嘟囔着：“我说过，刚到中国别干这种事……门呢？”手电一下照到了极近处的一笼大白鼠，珍妮倏然僵住，她先是颤抖地吐出两个字：“种——鼠——”接着筋骨俱酥，晕倒在地。

岳武侯坐在高空舱内，透过圆窗可以看到舱外。

赵含主持试验：“舱压 50KPa，温度负 10，湿度 3，环流风速每秒 0.2 米。”

随着启动的电机声，监测不同仪器、仪表的科研人员分别报告：“心率正常。”
“脉搏正常。”……

赵含扶了扶桌前麦克：“岳武侯同志，感觉怎么样？”

岳武侯的声音由喇叭传出：“感觉好。”

赵含：“舱内情况怎么样？”

“舱内情况正常。”

赵含：“我们将减压 10 个 KPa，如果不适，请按铃。”

“明白。”岳武侯的口气冷冷的，面容也是冷冷的。仲令风隔窗盯着岳的脸，自言自语：“这家伙好像有什么心事。”旁边的祝庆九听到，问：“什么？”仲令风未答。

赵含：“舱压 40KPa，温度、湿度、环流风速不变。开始。”

电机声……岳武侯的脸上，有条肌肉抖了一下。

动物房内，汤姆摇着昏迷的珍妮不断低唤：“珍妮，珍妮，珍妮……”

实验室，赵含：“休息一下，你可以喝些水。”岳武侯摘去头盔，拿起一支特别饮水器吸了两口，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心存疑窦的仲令风请示祝庆九：“所长，我想和他说两句话。”

“可以。”

仲令风走至麦克前：“岳武侯，你是不是有些累？”

岳武侯眼皮未睁，答道：“不累。”

仲令风单刀直入地：“是不是这次探家，你家里有什么事？”

岳武侯慢慢睁开眼，坐直身子，把头盔重新戴好：“继续吧。”

“怎么回事？”祝庆九问。仲令风想想：“没事，老兵都有点儿复杂。”

祝庆九：“没问题？”

仲令风：“继续吧。”

祝看了看舱内的岳武侯。岳还是老样子。祝冲赵点了一下头，赵含道：“岳武侯同志，我们进行第二单元测试，如果感到不舒服请及时按铃。”

岳武侯：“明白。”

“航天服评价试验二，各部门注意仪器、仪表，开始。”

各种设备嗡嗡运转。

仲令风有些沉重地对祝庆九说：“所长，有人讲，这两天您突然让全所日夜高速运转，是一种……是一种……怎么说呢……反正是 4 个字……”祝庆九 50 岁左右，是那样一种上海人：为人谦和，但柔里见刚。他看了仲一眼，很和善地说道：“不管是 4 个字还是 8 个字，请免汇报。今天晚上高速运转的不只我们。”祝用手朝上方指指，“你是知道的，又一颗返回式卫星今晚回家。”

太空，那颗卫星正在绕行地球……

西安卫星测量控制中心，气氛紧张、有序的指挥厅内，四五排前厅与后侧终端室的科研人员穿戴着不同颜色的制服和工作帽，臂标也各不相同。专家席前坐着一排老者，有男有女，白发苍苍。仲人坐在其间，乌发显得十分耀眼，尽管他也五十一二岁了。仲埋头看着参数表，有两个人在他面前又各放下一叠数据记录。

大厅中央，试验指挥的调度冲着麦克说道：“第107圈跟踪准备，各站对时，两三时、五七分……”

二楼玻璃幕墙后面，是观摩的来宾，那中间有一个西方人和一个阿拉伯人。

仲人边看参数表，边从口袋掏出一个扁扁的金属盒，弹开，取出一粒糖豆放在嘴里，咯嘣咯嘣地嚼着。

太空，卫星绕行……

航天服实验室，各种指示灯闪闪烁烁，脉冲信号一跳一跳，心电图纸带不断吐出……岳武侯闭目仰靠在座椅里，一动不动。

科研人员拿着数据纸走过来，递给赵含：“主任，航天服的内压数据有些奇怪。”赵看了看递给祝庆九，祝看看，疑惑：“漏率不正常？”

科研人员：“数据如此。”

赵含道：“这样的话，受试者是该有反应的。”

另一科研人员插话：“从脑电图上看，他不该是睡着了。”

“你是说他在装睡？”祝庆九更加疑惑。

又一科研人员：“我担心不仅如此，从血压情况看，他好像是在有意强忍。”

“这可能吗？锻炼员的首要宗旨就是诚实。岳武侯是老兵了，应该知道纪律严禁做虚假反应和超极限忍耐。”赵含说着，看着仲令风的背影。

仲令风一直伏在圆窗边上，神情极为严峻地盯视着岳武侯。

岳武侯仰着，一般看，看不出任何问题，只有贴近他的头盔面窗才能发觉：岳武侯的咬肌在微微抖动！他放在扶手上的右手臂，手套卡环处似有淡淡的气体冒出，并伴有极轻微的“啞啞”声。这“啞啞”声别人听不见，但在岳武侯听来却非常巨大……他的手指缓缓向座椅扶手上的红色电钮移动……可是摸到后又移开了。岳武侯的咬肌抖得更加剧烈。

科研人员突然重声报告：“呼吸变粗，他没有睡觉。”

赵含打开通话键：“岳武侯同志，我们知道你没有睡着，有些数据不太稳定，请你自述身体情况。”

众人盯着圆窗。岳武侯并没有睁开眼睛，只是嘴唇显得很粘地缓缓张开：“我很好。”

科研人员甲大声报告：“不正常心率！”

科研人员乙：“脉搏异常！”

岳武侯的脸突然变得异样，眼睛睁得溜圆。赵含急呼：“岳武侯，有什么情况，能否自述？”岳瞪眼不语。赵含：“岳武侯，电铃在你手边，听得懂我的意思吗？”片刻，喇叭传出岳显得十分艰难的声音：“舱内，情况正常，但舱外情况不那么正常，请诸位回头。”

众人下意识地一起回头——实验室的窗户玻璃上，紧贴着两张鼻子被压得扁扁的黑种人的面孔：汤姆和珍妮。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一架直升机在楼前广场徐徐降落。仲人和那个西方人与阿拉伯人走出大楼，登上舱门。

坐好后，西方人道：“部长阁下，谢谢您和我们一道去接回收舱。”

仲人：“我国与二位的国家首度合作，理应如此。”

指挥厅内，男女专家盯着大屏。那上面有十几组数据，其中一个空格的格线闪烁一阵，跳出一组数字。刚才坐在仲人身边的女专家方明侠，点了一下头。

机舱，驾驶员扳动开关，螺旋桨加速旋转。

指挥厅内，调度：“K37 发出。”

终端室，某工作人员操作设备，并应答：“K37 已发出。”

大屏幕——空格的格线闪烁着，但始终没有数字跳出。专家们互相看了一眼。

调度：“12 号。”

终端室的那名工作人员：“12 号到。”

调度：“K37 是否发出？”

12 号主岗、副岗凑近他们面前的显示器看了一下，女副岗肯定地回答：“K37 已经发出。”

突然，大屏幕上的十几组数字一同跳变个不停！许多科研人员一下站了起来。太空，卫星在不规则颤动和翻转……

直升机已离地一米左右悬停着。驾驶舱内仲人举着耳机，里面是方明侠的声音：“仲部长，半分钟前卫星出现异常，下行数据混乱。”

仲人：“严重吗？”

“非常严重。”

仲人沉吟一下：“你说下行数据混乱，是不是上行正常？”

方明侠：“中间曾有两秒钟恢复，从这两秒看，上行的指令已经收到。”

仲人：“飞控组和专家组的意见呢？”

方明侠：“我们的初步意见，是碰上了单粒子翻转事件。”

“……”

方明侠：“喂，仲部长……”

仲人：“你讲。”

方明侠：“现在的问题是，卫星上的计算机已被太空中的单粒子干扰，返回

程序是否还照常继续？如果照常，那么只要有一条指令被错误执行，这颗卫星就回不来了。我们建议拖到下一圈次应急返回。”

仲人急促思索……他看了一下手表，道：“这个圈次的受控时间还有 11 分钟，我的意见，在最后的 20 秒前，单粒子事件仍不见结束，再启动应急方案。”

“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

“……”

方明侠：“仲部长……”

仲人：“这是我个人意见，请飞控组和专家组讨论。”

专家和科研人员都注视着方明侠，方看了看周围，冲话筒道：“仲部长，是否可以请您返回？”

仲人握着话筒犹豫着……直升机悬停，马达声撼人心魄。

机长：“现在高度只有一米，仲部长，是不是马上降落？”

仲人将话筒攥得紧紧的，他看了一眼驾驶室的舱门。舱门外，两个外国人看着舷窗外的地皮，相互不安地低语。仲人把话筒举到嘴边，果决地：“方明侠你知道，今天不是我一个人。请转告大家，无论最后怎样决定，我们共同负责。”

方明侠严肃地：“明白了。”

直升机开始升高。阿拉伯人有些不安，操一口生硬汉语说道：“部长先生，对不起，我心里嘛有点儿不踏实，您知道我这里嘛，在贵国卫星上搭载的，是我国王储送给未婚妻的订婚戒指，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他们（指那个西方人）搭载的那个研究不育症的小装置嘛，还可以重新制造，而我们未来国王的爱情嘛，就……”阿拉伯人用两手比划了个“飞”的意思。仲人没有回答什么，只是轻轻拍了拍阿拉伯人的手背。他低头看了一下手表。

直升机钻进了夜幕。

太空，卫星仍在异常翻转……

畜牧学院招待所的客房内，汤姆在向几名军人和学院的干部极力表白：“我们真的不是间谍，不是特务，不是……探子……”另一客房，珍妮也在解释：“今天是我的生日，汤姆说要弄一匹学校的种马让我骑，我们没有找到……”

雪中，8101 所试验楼的门外站满了垂头丧气的科研人员，有 4 名军人围在祝庆九身边，分别汇报：

军人甲：“那两个黑人，学校保卫处和留学生处的人已去看过，确认是他们的人。”

军人乙：“外交部值班室回电话，要我们礼貌地先安顿这两个人就寝，如果他们提出要见大使馆的人，尽量解释，拖到明早 9 点。”

祝庆九：“把这个意见转达给学院党委。”

“是。”